

第八回 感太守神明死裡逃生

詞云：

今日陷在黃泉下，不道驚雷轟半夜。任他情性毒於蛇，刁在心窩誰不怕。
神明鑒察真無價，明鏡青天猶借假。黃堂正直思無邪，小人何處容奸詐。

——《玉樓春》

卻說這四個差人，領了蘭太爺的火簽，去拿皮象，見吩咐的嚴禁，不敢等到天明，遂提著燈籠，走至皮象門首敲門，直如播故一般。門上家人聽見，不敢擅開，忙進內報知皮象。皮象正在睡夢中，聽見報敲他家門，只認做屠才謀害宋古玉妥當了，來報他的喜信。便連忙起來，穿了衣服，走到門前，先答應道：「屠兄不要打壞了門，我來了。」

家人忙開了門，一看，哪裡是屠才，只見四個穿青衣的，一齊擁進來。早有一個提著燈籠的問道：「親翁就是皮象嗎？」

皮象看見光景有些詫異，嚇得不敢答應。又有一個認得皮皮的，早將一條鐵索套在他頸上，說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一個官府坐在堂上，立等拿人，伙計，你好自在性兒，還與他親翁長、親翁短的敘闊哩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拖著就走。

皮象見鎖他扯去，著了急，忙大聲說道：「我又不犯法，為何半夜三更來亂鎖人？我也是朝廷的一個監生，就是犯了事，有人告發，也要存個體面，不該就鎖！」

眾差人道：「夾著這張臭嘴罷，太爺坐在堂上等你吃酒哩！」便你推我搡，毫不放鬆，竟扯出門去了。

家人忙報知主母，一家驚惶，忙著人跟來。眾家人一氣趕到府前，只見主人已鎖在府旁柱上，圍著許多衙門人，在那裡吵嚷。皮象受辱不過，打發家人回家。

不多時天明，太爺升堂，眾人方才散去。太爺一坐下，四個差人就帶皮象上去稟道：「犯人皮象已拿到，乞老爺銷簽。」

此時孫禁子奉太爺夜間之命，也將宋石、屠才、朱禁子三人帶出監來，跪在堂下。

皮象知道決裂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早被太爺叫到面前道：「你是皮象嗎？」

皮象道：「監生正是皮象。」

蘭知府又問道：「那宋石是你什麼人？」

皮象道：「是監生的姐夫。」

蘭知府道：「宋石既是你嫡親的姐夫，就是醉後罵了你，也是小過，為何就叫屠才買囑大盜扳害他，坐按獄中？你這毒心惡念，真不減豺虎矣！卻又因外甥來問你借柴米，你還毒手打罵。外甥挺撞了幾句，你又復買禁子暗害宋石。你之毒惡，豈不又比豺虎加一等！今日天網恢恢，奸謀盡露，還有何說。」

皮象見句句道著真情，知是屠才招出，便一句也不敢辯，只是磕頭道：「此皆是監生一時懵懂、惱怒所使，以致事做拙了。但念監生雖害宋石，而宋石尚不曾死，求公祖老爺念斯文一脈，法外施仁。」

蘭知府聽了，反笑道：「好個斯文，你若有點點墨水流入斯文，宋石也不罵你，至於結仇了。你這人面獸心的奴才，連至親骨肉也不念，本府一個黃堂太守，怎肯廢朝廷之法，私你這白木，只不加等就夠了。且問你，買盜賊銀是多少？」

皮象道：「三百兩。」

蘭知府又問道：「謀命賊銀是多少？」

皮象道：「也是三百兩。」

蘭知府聽了大怒，喝叫左右：「快與我夾起來，著實敲一百。」

公人如狼似虎，拖翻皮象，套上夾棍，用力一收。皮象雖不通文，卻係富足，何曾吃苦。今被一夾，又敲了一百榔頭，早已死去了。半晌，方才醒轉。蘭知府喝放了夾棍，又丟下八根籤來。五板一換，打了四十。打得皮開肉綻，血流滿地，拖在半邊。

蘭知府又叫屠才說道：「既在公門，叫做知法犯法，罪應加等。」因丟下八根籤來，也是四十。

打完，又叫禁子朱貴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吃了朝廷工食，當一個禁役，怎麼將人的性命，與你換銀子用。」

朱禁子大叫道：「青天老爺，不乾小的事，都是屠才害小的！」蘭知府哪裡聽他，丟下六根籤，打了三十。援筆判道：

審得皮象，宋石至親郎舅也。因家豪富，買納監生，假充斯文，以污太學。宋皮至親，往還文俗，殊料杯酒間，見其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，醉而辱罵，情或有之。然而小過也。乃皮象則視為深仇，竟倚屠才為黨羽，賂買大盜，扳做窩家。前官不察覆盆，已將宋石坐罪囹圄，慘冤不已甚乎！乃皮象怒猶未解，復因外甥借貸觸怒，又托黨羽屠才，賂買禁役朱貴，暗害宋石性命，慘毒至此極矣！幸本府感夢點監，親見其弊，方鞠出真情。買盜已供在案，謀命有灰袋作證。皮象惡毒至此，一死何辭！律應擬絞。屠才得財買盜，扳害無辜，又賄禁役，謀害人命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禁役朱貴，監守得財謀命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亦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買盜賊銀，已入盜手，免追。屠才、朱貴賊銀三百兩，立追入官。宋石無辜被害，情實可矜。釋放寧家，候申學憲，復其前程。

判畢，就叫孫禁子帶皮象、屠才、朱貴三人，入監監禁。然後，當堂將宋石的枷鈕打開，發放回家。

宋石拜謝了蘭知府，正走下堂來，早看見宋彩在儀門外伸頭縮腦的張望。原來宋彩到監中來送飯，轟傳朱禁子受了皮監生的賄賂，要害宋石的性命，虧得太爺半夜裡就像曉得的一般，恰恰來點監，看見了，方才救了宋石之命。如今拿了皮監生來，正在堂上審哩。宋彩聽見，連送的飯都丟下不顧了，忙跑到儀門口來看。才立下腳，早看見父親的枷鎖打開了，竟自家走了出來，只喜得亂跳，忙走近身接著道：「造化了，造化了，不知可還要到監裡去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我已審得無辜，釋放還家了。」

宋彩聽了，只喜得眉歡眼笑，說道：「爹爹，你慢慢走來。我先去報知母親與妹子，使她們歡喜。」

宋古玉依允，宋彩早如飛的先跑去了。宋古玉方慢慢走得到家，只見妻子與女兒，早已立在門前張望。皮氏看見宋古玉果蓬頭污臉走了回家，這一喜也不小。宋古玉走進門，先抱著皮氏與女兒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昨夜三更，已甘心地沈冤屈獄中，誰料今日，

又與妳娘兒們見面，真是重生了。」

皮氏哭了一陣，收淚說道：「方才孩兒來說，這禍都是我那禽獸兄弟起的，不知果真嗎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怎麼不真，皮象前因惱我醉後罵他，故買囑盜賊扳害。又因彩兒回罵，說賊藏在他家，恐怕我真要扳他，又買囑了禁子，害我之命。禁子已將石灰袋撒在我口鼻上，我已是死人了。誰知蘭太爺恰恰進來點監，才救了我的性命。今早審出前情，將你那畜生兄弟夾了一夾，打了四十，問成絞罪。屠才與禁子，各打了三四十，問了充軍。憐我無辜，釋放還家，還要申文，復我前程。」

皮氏聽完，忙向天跪拜道：「你欺心陷害我們，只道此冤不能得雪。誰知人欺天不欺，一般也有今日。黑心賊！你要害人，原來卻自己害了。」這夫妻兒女，哭了一回，說了一回。股氏方才歡歡喜喜去燒水，與丈夫梳洗。

宋古玉一面梳洗，一面對兒子說道：「我坐在監中，虧了眾社友遞揭辯冤，在府堂上日日吵嚷，故前官不敢定罪，又時時到監中來探問。今喜僥倖出來，你可去報他們一聲，也使他們歡喜。」

皮氏道：「這個應核。難得眾人，又不時送柴送米。」宋彩聽說，便就去了。

宋古玉梳洗完，皮氏尋出一項頭巾與他戴了，又尋一件七並八補的破布直裰，與他穿了。宋古玉穿戴完，再內外一看，真是破甑生塵。門可羅雀。妻女的睡場，俱鋪在地下，不覺悲傷起來，說道：「我被此賊害得一至於此，此恨怎消。」

皮氏道：「他不仁不義，今已現報了。相公，你雖受一番挫折，也是年災月厄。今幸平安無事，骨肉團圓，便是萬分之福了。家中窮苦，慢慢商量，愁它怎的。人不可不知足，譬如坐在監中，又將如何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歎息道：「賢妻見得極是。但因我醉後狂言，惹出禍來，自作自受。我受苦也自情願，只是帶累賢妻受苦，使我過意不去。」

皮氏道：「相公怎說這話？夫妻一體，相公既已出來，我苦死也是情願。」

正說不了，只聽得李先民、王文度在門外，一路叫得入來道：「古玉兄，果然出來了嗎？」原來他二人住得近些，一見宋彩報他，便喜極了，遂一徑走來。

宋古玉在內聽見，忙走出來相見道：「我宋石雖然出來了，然驚魂未定。二兄須仔細一看，還是個真宋石，還是個假宋石。」

王文度笑道：「莫說是真，就是假的，殊覺快暢。」

李先民道：「方才說這禍都是令舅買盜害兄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就下此毒手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就是那一日，我同諸兄城外吃醉了回來，在他家借筆硯寫詩，他躲在家裡不出來接待我們，被我罵了一場，他就懷恨，以致如此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此係曖昧之事，一向不知，為何昨日忽然知道？」

宋古玉又將兒子罵他，他懷恨買囑禁子，以及審明釋放，細細說明。二人聽了，方稱快不已。

不多時，眾社友俱前前後後，都走來看問賀喜。宋古玉見眾社友都來了，方拜謝道：「我宋石時乖運蹇，遭此奇禍。前官已視為幾上之肉，若非諸兄辯冤遞揭，大力維持，時時周濟，小弟殘喘也不能留到今日，受蘭公祖之恩釋了。請受我宋石一拜，以明感激。」

眾社友忙答拜道：「小弟們肝膽雖有，然議論多而成功少，何足言謝！」

大家拜完起來，俱贊太守之神明，又忿恨皮象之惡毒。各說了半晌，李先民就要邀宋古玉到家去，小飲三杯賀喜。

宋古玉忙辭道：「化寇敵履，恐人恥笑，尚不便出門。盛情容改日再領。」

范叔良道：「今日之喜，非常之喜，豈有相逢不飲空去之理。古玉兄既不喜出門，待小弟叫人取些沽酒市脯來，稍盡快晤之情，何如？」

眾人聽了，遂俱說有理。范叔良因取出一兩銀子，叫家人在店上買了些現成酒肉來。怎奈桌椅俱已費盡，只得除下一扇大門，橫擔在窗上作桌子。幸喜家中還有兩條粗凳，拿出來，大家亂坐下飲灑。光景甚是寂寥，卻因宋古玉是死裡逃生，眾人心下俱是快活，遂說說笑笑，轉吃得快活歡然。吃了半日，大家都有醉意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患難相扶肝膽真，脫離縲紲兩眉伸。

歡然縱飲不知醉，朋友方知是五倫。

眾朋友別去，將餘肴剩酒，夫妻兒女歡歡喜喜吃了一回，方才草草收拾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眾朋友也有送柴的，也有送米的，也有贈衣巾鞋襪的。宋古玉重新整理起來，就出門拜謝眾朋友。遲了數日，又邀朋友同到府堂上來，拜謝蘭知府。

蘭知府因說道：「學道復前程的文書，本府已申去了。再遲數日，定批發下來。你可安心讀書，以圖上達。本府前日夢中，隱隱有神稱你是個大貴文人，你不可因此一挫而自棄。」又叫庫吏在屠才、朱貴贓銀中，支給十兩，與宋石作燈油之費。宋石與眾生員再三拜謝，方才領了銀子出來。正是：

天羅地網已提開，又復施仁為愛才，

如此為官治人世，自然九棘與三槐。

宋古玉既蒙府尊剔勵一番，又領了府尊十兩之惠，別了眾朋友還家，與妻女說知，便覺意興歡然，從前愁苦為之一洗。過了月餘，果然學道批准下來，又復了他的前程，大家一發快活。但可恨坐吃山空，沒個來路，過了多時，便依舊要愁柴愁米。

夫妻商量，無計可施，要再去干瀆朋友，自覺無顏，不好啟齒。

還是皮氏想起，說道：「舊年賀家姑夫差人來接你，說有一個好館，那時節若去了，倒也沒有這場禍事。如今弄到這個田地，外面毫無進益，家中支持實難。依我算計，倒不如將這房子賣了，得幾兩銀子做盤纏，竟搬道賀姑夫那裡，依傍著他。或者借他薦力，尋得一個好館，便不愁過日子了，你亦可借此讀書。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

宋古玉聽說，低頭想了一回，方說道：「娘子此論，甚是有理。」遂寫了一個「此房出賣」的帖子，貼在門上。不多幾日，就有人來成交，賣了五十兩銀子。又往眾朋友家，道及度日艱難之事，並賣了房子，要挈家去依傍賀知府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眾朋友見前次留他遭了一場奇禍，今日怎好又苦留他，只得聽他自便。

宋古玉將銀子置了些行李，買了些人事，其餘留下作路費。又備了一席酒，請眾朋友字別。眾朋友也各治酒，與他餞行。大家盤桓了半月，又同他到學師處，告了一個遊學的假。

諸事已畢，方打點起行，皮氏道：「還有一事，相公也該去走走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何事？」

皮氏道：「向日賣饅饅的，受他饅饅之惠。事雖微細，其情亦不可忘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若不說起，我也幾乎忘了。」遂封了五錢銀子，帶了宋彩，到賣饅饅的家裡來。

那賣饅饅的，原來是認得宋古玉的，忙接著道：「相公，恭喜了！小人窮忙，也不曾來看相公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向承高情，出獄時，即當來謝。因家中貧乏，無以報答，故因循到今。今欲挈家遠出，後會無期，聊備薄儀，少伸鄙意。」遂取出銀封，放在櫃上，躬身作揖。

那賣饅饅的見宋古玉與他作揖，慌忙跳出櫃來，扯住道：「相公折殺小人了！向日小相公來取饅饅，無非一時不便。就是所該，亦不過幾十文而已，怎敢受相公厚禮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不在於多寡，只在於當厄。向日我被難之時，若非老丈慨然，則我未必有今日。古人一飯千金，些微何足言也。請受了，尚容圖報。」

說罷，就帶了兒子回來。與妻子說知，便取曆書，擇取了一個吉日，別了眾友，僱了車輛牲口，起身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留賓歡愛，被逐生讒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